

打牛浦村

宋澤萊 著



宋澤萊著

打牛浦村

打牛湍村

遠景叢刊 94

著者	宋澤	萊
發行者	鄧維	楨
出版者	遠景出版社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社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2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出版家書城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72 號	
印刷所	其宗印	廠
	台北市環河南街	
定價	新台幣 70 元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9 月	
再版	中華民國 67 年 12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試評「打牛浦村」

許南村

一、鍾理和時代的農村

民國三十八年頃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在臺灣的土地制度史上，是一件大事，而在下列的幾點上，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這個土地改革，使具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臺灣本地地主，做爲一個階級而被消除。地主——佃農的土地所有關係，不再是農村中主要的所有體制；農村地主，再也不是農村中重要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領袖，從而農村地主在農村中，從整個臺灣的政治和經濟的舞臺上，迅速地消失了。

其次，隨着農村地主階級的崩潰，土地改革產生了一大批中小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儘管背負

着一定時期的債務，在所有權上，很多農民新得了自己的土地，大大地提高了農業投資和勞動生產的熱情。於是農業生產力獲得極大的發展，使農村物質財富增加，而成為具有購買力的市場，為臺灣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預備了好的條件。

因此，民國四十二年以後的十年裏，在全世界戰後第一個恢復和繁榮期中，在大量美援的協助下，臺灣也有了極為安定的成長。從日本帝國主義主權的國家獨佔資本企業全盤接收過來，而成為國民經濟主權的國家獨佔資本企業，加上以恢復了購買力的農村市場為溫床而逐步養大的臺灣民間資本企業，到了民國五十二年，終於使工業資本產業在臺灣的整體產業結構上，超過了農業資本產業，而為另一個加工貿易出口經濟時代，即在整個產業結構上，工業資本產業急劇上升，農業資本產業迅速下降的另一個十年，做好了準備。

死於民國四十九年的鍾理和，便在他所做的小說中，記錄了這個時期的比較窮、比較偏陋的農村。在鍾理和的農村中，農人依然很貧窮，但他們却異常的勤勞，却差不多沒有怨言。至少，對於新得耕地的無數分散的小農，總是相信只要拼命地把勞力注入土地，終於有一天土地會償還更好的酬報。

二、資本經濟下的小農體制

一九六〇年代，是世界先進國家大繁榮的時代。六〇年代初，美援終止，改以投資的形式繼續介入臺灣的經濟。在六〇年代面臨金融恐慌的日本資本，在資本的集中化和精密化後，把過剩資本，伸向臺灣。臺灣於是展開了十多年加工貿易出口的經濟，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六三年的一〇〇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六〇二，產業結構也有了很大的再編成，即農業生產部門急速下降到一九七二年的一四・八四，而工業生產部門則上升到同年的三八・九六。

吸取農業、農村的血乳而長大的工業資本，使臺灣的產業資本主義有了空前未有的繁榮和成長。正是在這個時期內，臺灣的民間獨佔性資本形成了，並且大大地降低了國營企業在全部資本中所佔的比率；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我們的國民經濟在加工貿易出口為主導的體制中，形成對於一、二大國之市場、資本、商品和技術的高度依賴。加工區、新的工商業市鎮興起，從而也產生集中在這些市鎮的工商資本家，和依附在工商業的大量的中產階層，以及集中在工廠四周的工業勞動者。

在這些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中，臺灣的農村面臨了一些特殊的問題。

為了防止土地的再兼併，我們的土地改革在法律上阻止了土地向一個巨大的土地資本再次集中。財產平均繼承的法律，使本來不大的土地，不斷地零細化。這是一個方面。

資本主義的强大影響，向農村澈底地滲透。臺灣的農產品，便巨細無遺地組織到資本主義的

商品中。這又是另一個方面。但是土地的零細化和農業生產規模的細小化，是和資本主義對農業的要求——大土地規模的農場，在現代農業技術條件下的大量生產和品質的統一，以及從生產者到消費市場間一貫的、靈活的、有效而迅速的經營等等，是互相矛盾的。

臺灣內部市場，甚至國際市場對臺灣農業商品的要求，和分散的、零細的、經營上比較散漫、比較落後的小農民、及他們的小田地，也發生了矛盾。正是在這個矛盾上，產生了宋澤萊所寫的「包田商」人，這些「包田商」，經無數的小農的生產品中，挑挑揀揀，然後集中起來。藉着這些商人，農業生產部門才能完成資本主義商品之品質的統一、和大量生產的要求。

三、中間榨取下的農民

在前·資本主義的時代，農產品主要地，首先地是農民的食物。食而有餘，才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在經營上，也比較傳統、比較落後。但是，在今天，農產品具有空前的商品性質。農民爲了賣出而種植；農民也順應、預測國內甚至國際市場的需求而種植。在過去，人畜的糞便等天然肥料，是作物主要的營養。今天，化學肥料、除蟲劑、專門的飼料和飼料添加劑，動物疫苗……等等，成爲不可缺少的投資。農民必須以貨幣購入各種現代工業產品以爲資本，投入農業生產行程，才能使農產品符合現代市場的品質上的需求，並儘量減少栽培和飼育過程中的損失而保證量

的增大。另一方面，他們對於詭異萬端的市場，毫無所知。他們沒有現代記帳計算的知識，缺乏現代資本主義經營的精神和技術。此外，他們更沒有能力將農產品運銷到各個消費市場，將農產品賣給國內和國外的消費者。他們盲目地種植。幸而遇見求過於供，農民驚喜地賺一筆單憑老老實實地種稻是永遠無法掙到的錢。有時候，供過於求，農民便無助、惶恐，不明所以地虧掉一筆如果老老實實種稻子是怎麼也不至於虧掉的那麼大的錢。更多的時候，他們任憑「包田商」和菜販、果販的搾取，忍氣吞聲，而無可如何。

四、打牛浦村的現實性

宋澤萊的「打牛浦村」，便是以一九六〇年代初以迄於今日的，變貌中的臺灣農村為背景，描寫生活於這個背景中的人的困境。在資本主義下的農村，農產品徹頭徹尾地變成了商品。

包商和農民

在過去，農民種的菜蔬瓜果，自食以外，才拿到附近的市集去交換農民所需的日用百貨。但是今天，農產品的市場，已不只是農村附近的市集，而是比較遠、比較廣闊的大都市，甚至是外國的市場。以打牛浦村來說，全村的人在稻作的間隙，一律種「梨仔瓜」。自己吃不完，附近的

市場也消化不完。因此，這些梨仔瓜必須運到諸如臺北、臺中、臺南……等大的消費都市。如果是外銷的蘆筍、柑桔、洋菇，則以更遠的外國市場爲指向。

但是分散的、零細的小農，對於市場的各種變動不居的情況毫不理解，也沒有財力把產品直接運到消費都市去。今天的農民，千辛萬苦地把作物種出來以後，却立刻要面對他所無從理解、無從把握的問題。出賣農產品，成爲他們頭痛、駭怕的問題。「包田商」便在這個背景上，向廣泛的農村滲透：

貴仔一聽便曉得這幾個人是商販，中盤的，他們組織了採收集團，每當梨瓜熟時，他們到鄉底下來，包攬大批田地。打牛浦有些人害怕賣瓜果，便乾脆把田包給他們。橫豎這些商人自配卡車，在臺北市又有商行：。

一方面這些包田商人熟悉全省各地的菓蔬商情、價格，有運輸的工具，有遍佈的銷售網。另一方面，零細的小農，不但昧於實際商情，沒有資本自設運輸工具和銷售網，更因爲沒有組織的力量，而完全失去議價的能力。於是在包田商獨佔的市場下，農民只好把自己勞動成果的大部份，任由包田商搾取，以免血本無歸。

資本對於利潤的慾求，是不知限制的。以分潤他人的勞動成果爲特色的商業資本，尤其是用

擴大這分潤的比率，即儘量壓低生產者勞動結果的價格，來完成搾取。特雄厚的資本、運銷工具和市場獨佔以搶掠別人辛勤血汗的包田商人，便與農民小生產者之間，形成了矛盾和衝突：

「剛才那塊田的阿吉桑說三分地只要七千塊，就可以包給我們，」展昭說：「所以我們也想用七千塊錢來包你的。」

「七千塊？」貴仔又楞了一下，他說：「頭仔，你吃了瘋藥？你昨天說還可以加價咧。」

「那是估計的，」展昭立即回答說：「現在那塊好的才只七千塊，大家都已看到了。」

貴仔終於不楞了。他已摸清怎麼回事。原來長痣毛的這批包商說話不算話。今天的價不同於昨天的價，自然一分鐘以前的價也同於一分鐘以後的價。貴仔有些慌了。但他的慌又誘使他黑暗底心澎湃起來。

「頭仔，不要眯着良心說話。昨天在柳樹下大家也聽到：比李來三好的就可以加價。」

「唉，蕭老弟，」長痣毛說：「做生意是兩相情願的。若我們願意的話，一萬塊也可以包下來。」

「正是，」展昭又接腔，以指代劍的指頭在空中亂舞。他說：「最多七千五。」

「什麼話！」貴仔終於因為黑暗底心而萌發了怒氣。伊說，「我比李來三的好，價格却比他差。你們莫要來欺騙我吧，你們只會欺侮人嗎？」

「蕭先生，你要諒解。」展昭說。

「諒解什麼？我是好欺詐的，幹伊老母，我蕭貴是惡人嗎？」

貴仔終於愈起起來了。大大步踏到田裏去，嘩嘩地撥開葉子，東抓西摘地抱了一大堆梨仔瓜上來。

「你吃吃看，幹伊老母，只包七千五，我都寧願放火燒掉。這個黑暗的無天無良的世界。」貴仔叫着，便用力砸破一個，把水澆澆的瓜果舉到展昭的臉上。展昭嚇一跳，便要走開，但臉上已被塗得一片黏膩。

「你幹什麼？」展昭叫起來。伊沒料到打牛滿有這樣凶狠的人，一時間便招架不住。

「你也給我吃！」他對長痣毛說：「這樣的梨仔瓜你好意思包七千塊。」

「不要亂來，蕭先生，我們是生意人。」

「你是生意人，乾伊娘，沒良心的那種生意人！」

蕭貴很生氣了。伊一跳，便落到草叢去，掙出一把鋤頭，把鐵片拆了，顛顛巍巍地舉着要打長痣毛的。

「蕭貴殺人了！蕭貴殺人了！」

伊們大聲呼叫起來。

農業性商品，不比一般商品，經過一定時間，收穫的蔬菜，便會污爛。農產品的這一特質，在包田商、瓜販資本獨佔的市場下，無組織、無議價能力的小農民，競自殺價求現，以支付栽種期間因購買生活材料或農業投資所造成的債務，而使深刻地浸透於農村的農產品中間商人的資本，顯露猙獰、冷酷的貪慾。

瓜販和農民

以經驗老到的目光、豐富的市場背景知識，對農民弱點充分的把握來到田裏包田的商人，和專待農民將菓蔬採摘淨洗後拖運到市集裏，再出而議價收購的瓜販，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這些商人實在不宜稱為「菜蟲」或「菜蠅」。伊們更像一隻精巧的牛蜂，知道那一條牛的肉比較香；那一地方是多血質，還可以從這隻牛的眼睛瞧出他是笨牛、怒氣的牛或乖巧的牛，必要時還可以從牛角上叮出一口很好的血來……。

然而在市集上，面對着惶惑的、焦慮的、分散的、無知的農民，他們可以用更多的狡計和威嚇，去搶奪農民的心血。在「打牛湍村」裏，我們至少看到三種訛詐的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佈置幾個人串通包圍，局部封鎖市場上的行情，然後製造瓜價猛跌的錯覺，逼使農民賤價賣出。

• 序 •

「你的梨仔瓜不好，只賣二塊五。」

笙仔和他的妻子都嚇一跳，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當時大家都賣得很算閒，隱隱中聽到有人喊三塊錢。

「賣不賣？」商人又問。

「不賣。」伊的妻子說。

商人便跑了。

那時太陽赤炎炎，大家都想趕快回去，整個市場繁忙動亂，但商人真會計算，伊們只是在那兒拖磨着。

大約又過了二十分鐘，又有一個瓜販走來，也不看他們的梨仔瓜，便說：「你的梨仔瓜不好，只賣二塊三。」

笙仔摸摸胖胖的後腦杓。想着，等二十分鐘後沒賣得更好，價格反倒下跌了。他的妻子便囑咕起來。這款的市場，一點準則都沒有！又過了一刻，忽然又走來了一個年輕的販仔，伊也是不太用心來看瓜的。他又說：「不好！只賣二塊錢。」

笙仔的妻子終於生氣了。他把聲音提到最高點，說：「不賣！」

瓜販又走了。

於是頭一個商人又回來了，笙仔夫婦急忙以二塊三的價錢賣給他，後來才知道當時市上的行

情竟是三塊二！

第二個方法是利用口頭契約的不明確性，使農民吃虧上當。在言明「只挑好的買」後，蕭笙高高興興地以稍好的價錢做了一筆生意。於是商人精挑細檢，把好的全部挑光，使剩下的瓜成爲三、四級品。商人把撿剩的瓜用推車推還他說：「好了。」

「好了？」笙仔疑惑起來。他看還有半載的瓜仔沒有進去。

「好了。」他們快樂地笑着。

「喂，莫囉，還有半載咧！」「那些綠的我們不要，」他們站直着身子來說。有些把汗衫脫下來拭汗，露出強壯的臂肌。

「你講瘋話咧！這些你不要，我拿去賣誰？」笙仔緊張了。他說：「好的你都揀去，留下這些幹什麼？」

「我們都買好的。」當中一個人說，他纏一條白帶子在腰部。都像電視裡的打手。

「鬼咧！天下那有這種賭贏不賭輸的，都是強盜！」

「你說話客氣一點，我們只買好的，你又不是沒聽我們事先聲明。」一個三角肌的也站出來。

「要打架沒關係。」白帶子的說

「死人！走呀！」笙仔的妻子一看場面不對，她便不敢說，只怕笙仔被欺負了，就想拉他走開。

「鬼咧！你們都是強盜！」

星仔的和煦暫時跑掉一分鐘，禁不住也要叫起來。

死死咬定打牛浦村和整個世界是無救地黑暗的蕭貴，也吃過類似的虧。言明任其採摘，在誠信的基礎上出公道價錢之後，瓜販把蕭貴園中的瓜採個精光，然後以品質不劃一為理由，出了二塊錢一斤的低價。在瓜田已被蹂躪一空的事實下，貴仔只好飲恨吃虧，還賠上一頓飯。

貴仔看看青綠的梨仔瓜，又看看商人又看看太陽，伊終於認定這世界無救了。

第三個方法，是延宕戰術。這是利用農產品保存時間不長久，農人必須急速脫手的條件，或利用農民運搬農產品來市集，都希望迅速、順利地脫手，以便趕回去料理家務農事的條件，商販故意拖延收購的時間，逼使農民在焦急的情況下，折價出售。「怒在棺材店」的一章，便描寫在雨天中，農民都急着快快售出梨瓜，但瓜販就是遲遲不在市場上出現。「一個個的瓜販仔都躲着不肯出來。他們都像玩猴子的人。他們深知下雨天的打牛浦和十二聯莊是最焦慮的，一則面臨瓜價下跌的命運，一則又面臨瓜仔腐爛的現數。伊們要等到這批老骨頭來央求伊們廉價兮兮地購去

，讓老骨頭淋够雨，把價格淋成一斤五毛錢！」

打牛浦村的零散的、孤獨的、焦灼的瓜農，便在市集上任雨淋着。焦慮、惶惑、忿怒和怨恨在雨中逐漸累積起來。

突然秤量場那邊有人喊起來了。警察們的哨聲嘩嘩響，人潮像水般動盪起來。有人喊着「吵死了！吵死了！」原來是一個瓜販和打牛浦的人吵上了，在秤量場那邊用牛橋來毆擊着。

棺材店避雨的人也不耐煩起來。他們站到馬路上去，大喊：「伊娘！老縣着不來買梨仔瓜，還要打人，什麼意思。伊娘，打！」

這樣講着，便要去搶棺材店的木板。

路上的人都紛紛動搖起來。

「找伊理論去。這種吃人的瓜販。」

寺廟和農民

• 序 •

無從理解、更無從把握的現代市場和商情，現代經營知識的缺如；時時刻刻都需要現款去購買工業產品以生活、以投資於土地；零散、薄弱的資金不足以自己經理運銷和販售其產品於消費市場；瓜販獨佔下的孤立感和無力感——這一切，都使農民寄托其命運於未知、神秘的超自然的

力量。於是各種宗教迷信，廣泛地繁延於今日的農村。堂皇的寺廟，獨立於貧困的農舍社區之中，成為不可思議的對照。「問罪大道廟」的一章，以揶揄的性質，描繪了寺廟對於農民的斂取。辛勤種植，又含悲賭氣賣掉的一百斤、兩百斤……甚至一千斤梨瓜，便落入以地方政治領袖「鄉民代表」為主任委員的大道廟管委會的財庫裏。

其 他

長年以來低米價政策固然壓低了工資，從而增大了產業資本的利潤率，養肥了臺灣的工業，却使農民收入在日日高漲的工業產品的世界中逐步、相對地降低。廣泛農村米倉設施的不足，或突來的水潦，皆可使稻米在雨水中生芽霉腐，使豐產低廉的米愈益跌價，使農民受到進一步的損失。

這是每年打牛滴的大季節。早先在農村極不景氣的時候，每期的稻子都有賠錢的。

尤其第一期稻作浸過水，發芽降到三百塊，許多人都沒有賺錢，這一次的梨仔瓜便成了他們唯一的希望。